

200 幅 珍 贵 历 史 照 片
独 特 视 角 透 析 伪 满 洲 国 内 幕

谭玉龄 李 玉 琴

传

◎ 王庆祥 著

伪

满

洲

国

两

贵

人

团结出版社



伪满洲国两『贵人』

谭玉龄—李玉琴传

◎ 王庆祥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谭玉龄、李玉琴传:伪满洲国两“贵人”/王庆祥著.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1
ISBN 7-80214-066-8

I. 谭… II. 王… III. ①谭玉龄(1920~1942) - 传记
②李玉琴(1928~2001) IV. 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6999 号

责任编辑:朱利国

出 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 话:(010)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发行部)

(010)65228880 65244790(总编室)

(010)65244792 65126372(编辑部)

网 址:<http://www.tjpress.com>

E-mail:123456@tjpress.com(出版社) 65228880@tjpress.com(投稿)

65133603@tjpress.com(购书) 65244790@tjpress.com(投诉)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三河中门辛装订厂

开 本:168×245 毫米 1/16

印 张:19.25

字 数:480 千字

版 次:2006 年 5 月 第一版

印 次:2006 年 8 月 第二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214-066-8/K·316

定 价:38.00 元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



谭玉龄（1920-1942）出身旗人家庭，姓他他拉氏，一音之转改为汉姓“谭”。原是一位清朝大臣的孙女，自幼失去双亲，由住在北京地安门外的婢娘抚养长大。1937年，溥仪为摆脱日本军国主义趁机选日本女性为其新“妃”的陷阱，看过她身穿1930年代流行短袖旗袍的全身“玉照”后，画了“可”字；其后又经过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的政治审查，认定纯属满族而幼稚的女孩子，毫无政治因素，才

不再干涉。册封为“祥贵人”后，她成了傀儡皇帝溥仪的第五等妻子，每天在西花园畅春轩书房内读书，给“皇上”唱歌，与溥仪卿卿我我。“祥贵人”性情温柔，对溥仪体贴入微，宛然解语之花，使这位处在日本关东军控制下的傀儡皇帝格外喜悦。正值民族灾难日益深重之际，这位生长在北京的中学生，也曾以朴素的爱国思想感染溥仪，因而两人的感情更加甜美。1942年夏秋之际谭玉龄突然患病，紧张抢救时吉冈安直出现，并与主治日本医生长时间秘密谈话，其后不再积极施救并很快离去，濒临死亡的“祥贵人”再也没有说出一句话，最终闭上了还在流泪的双眼，此时是1942年8月13日凌晨。谭玉龄之死，因溥仪怀疑系被吉冈安直所害而成为政治性的千古之谜。溥仪追封她为“明贤贵妃”，颁旨厚葬；还亲笔写下“我的最亲爱的玉龄”几字，并把她剪下的四五块指甲保存了二十多年，以表达对她深深的怀念。



李玉琴（1928-2001）原籍山东，世代务农，其曾祖“闯关东”，落脚于长春郊区。父亲十三四岁进城在饭馆当了一辈子“跑堂的”，母亲是位勤劳妇女，养育二男五女。1943年春，吉冈以“补谭玉龄之缺”为由，拿来许多日本女子照片，目的是在溥仪床边为关东军司令官安插耳目。结果，溥仪偏偏选中了才15岁的小学女学生李玉琴，这让她成了那种“政略”漩涡中的牺牲品。溥仪亲自为她制订“完全

遵守清王朝祖制”的“二十一条”，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还亲自“与她谈话”，而后才获册封为“福贵人”。她有幸听溥仪亲自讲列祖列宗“圣训”、“三从四德”女儿经和《四书》《五经》，也有幸在宫中玩“麻雀牌”、做刺绣、听收音机、弹钢琴或唱歌，在同德殿前花园里或许还能找得到她与丈夫溥仪的“爱情生活”，但更多的是苦闷。日本败局已定，溥仪用“神仙眷属”的玄说，让他的“福贵人”忘记自己是一个女人。伪满垮台，被抛弃在山沟里的“福贵人”，又流落到皇族中间，空耗妙龄青春，遍尝辛酸苦辣。1955年他们终于在抚顺重逢。然而，这以后多次会面，包括中国监狱史上空前的“狱中同居”，其结果却是离婚。在新生活的道路上，李玉琴执著地追求一个普通女人应有的幸福。几年后，溥仪获特赦，他们又成了文史资料战线上的战友。“文革”来了，李玉琴必须与“宫廷”阴影顽强拼搏，最终导致“皇娘造反”的一幕。溥仪不幸病逝，她却在改革开放新时代成为政协委员。2001年4月24日，李玉琴因肝硬化病逝，一副挽联“经年砥砺芳百世，一生沧桑琴断音”概括了她从“宫廷贵人”到政协委员大起大落、坎坷而传奇的一生。

作者简介



王庆祥，1943年生于沈阳，1968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现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春市政协常委兼文史委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人民出版社等出版《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溥仪的后半生》、《爱新觉罗·溥仪画传》、《爱新觉罗·溥仪日记》（整理注释）、《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校注）等各种版本计42部著作，1000余万字，有英、德、日、韩等译本。另有电影《火龙》（编剧）、《末代皇后》（原著）和电视连续剧《非常公民》（历史顾问），还参与了《话溥仪》（美国加州湾区无线26台）、《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日本NTV电视公司）、《末代王朝内幕》（台湾中国电视公司）、《溥杰和嵯峨浩的跨国婚姻》（香港阳光卫视）、《爱新觉罗-溥仪》（中央电视台播放）和《伪皇宫纪事》（长春电视台）等30部电视专题片的制作，并在北京天安门内和颐和园创办了“慈禧太后、宣统皇帝与颐和园历史陈列展”（总策划、专业顾问）。先后承担国家及地方研究课题10余项，获奖30余项，是国内外研究溥仪的著名专家。

策 划：竹天润

责任编辑：朱力国

装帧设计：陶建胜

自序

王庆祥

谭玉龄二十二岁的一生太短暂,她与溥仪婚后的五年,亦即这位年轻女士人生途程的最后岁月,却清晰地折射出日本关东军控制溥仪的程度和手腕,折射出在虚伪宝座上的傀儡皇帝的心态种种,这是她所背衬的政治和历史环境所决定的。

在溥仪前半生所拥有的四位后妃中,唯谭玉龄的处境最能说明日本人卵翼之下的溥仪的傀儡地位。婉容作为皇后在后官的地位最高,从小朝廷大婚起到伪满结束,与溥仪共同生活的时间也最长,但因早在伪满初年溥仪与婉容两人的感情已经破裂,以后的漫长生活里他们各自起居,婉容身处冷宫,形同软禁,他们早已没有一致的思考了。文绣与溥仪共同经历了在北京当“关门皇帝”和在天津当寓公的岁月,但不待溥仪跨入伪满的门槛,文绣已坚决地下堂去了。李玉琴则是在伪满临近垮台的一刻也才十七岁,尚未成年。与溥仪也有过恩爱的“官中生活”,毕竟难得深层次的共同语言。

出身旗人家庭的谭玉龄,在她十七岁时的妙龄年代,带着满族贵族家庭的遗风,从北京出关来到溥仪身边。她有娇美的容貌和温柔的性格,给绑在日本军阀战车上的“康德皇帝”送来几许温暖,几丝柔情。正值1937年民族灾难日益深重的时刻,这位在北京上过中学的女学生,也曾以朴素的爱国思想感染溥仪。当然,她也是听得到溥仪私房话的少数几人中的一个,两人的感情因而深化,更加甜美。她亲身体验了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的政治审查,而她的悲惨的死,也成了政治性的千古之谜。溥仪与谭玉龄悲欢同步的五年虽已逝去,溥仪对谭玉龄的怀念却永恒地保存了下来。谭玉龄年轻去世,且距今已经久远,寻觅她的生平资料太难了。但凭这本小书粗线条的勾勒,读者也可以看到关东军的凶残面貌以及傀儡皇帝的可悲可怜。

本书初稿完成于1993年年初,虽曾受到海内外多家出版社关注,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交付出版,今应团结出版社之约,又对全稿有所订补,还望由张素娥女士拍摄了多帧具有历史内涵的景物照片,唯本书问世后能够得到广大读者惠教。

2006年1月12日

目 录

上 卷

“明贤贵妃”

谭玉龄

第 1 章 出“关”入“宫”

- 一、闯关砧套的“猴帝王” 2
- 二、魔爪伸进帝王家 4
- 三、私传“秘旨”让岳母选妃 7
- 四、植田谦吉批准的“贵人” 8

第 2 章 伪满的“宫廷生活”

- 五、养在宫中的“鸟儿” 13
- 六、“皇帝”与“贵人”的感情生活 15
- 七、女伴眼中的“贵人” 20
- 八、嵯峨浩眼中的“贵人” 23
- 九、奶妈和女仆眼中的“贵人” 25
- 十、“内廷学生”眼中的“贵人” 27
- 十一、随侍眼中的“贵人” 29
- 十二、“大不敬”事件始末 31
- 十三、给未来的儿子先填卖身契 33
- 十四、无可排遣的苦闷 35
- 十五、“皇后”和“贵人” 37
- 十六、生离死别的凄惨一幕 41

第 3 章 “贵人”之死

- 十七、谭玉龄是被害死的吗？ 44
- 十八、溥仪决定为“贵人”隆重举丧 47
- 十九、“吉安所祭祀” 48
- 二十、“暂安所祭祀” 51
- 二十一、真挚而深切的怀念 55

第 4 章 千古一谜

- 二十二、遗体火化 58
- 二十三、疑案重提 59
- 二十四、“毒死贵妃的传说的真相” 61
- 二十五、谭玉龄留给丈夫的纪念品 63
- 二十六、谭玉龄的尸骨 66
- 二十七、新墓何在？ 67

“福贵人”

李玉琴

第 4 章 进宫受封

- 一、生在穷人家 76
- 二、倔犟的小女孩 81
- 三、“春季祭孔”那一天 84
- 四、骨肉分离的一刻 86
- 五、住进同德殿 90
- 六、习礼 96
- 七、在佛前焚烧“二十一条” 100
- 八、册封仪式在梅津司令官决定之后举行 103

第 5 章 宫中生活

- 九、严格的“男女大防” 109
- 十、第一次“会亲” 112
- 十一、学会了使用女仆 115
- 十二、在穷娘家 and 皇婆家中间 118
- 十三、“怀疑狂”和“隔墙耳” 121
- 十四、“皇上”亲自授课 123
- 十五、贪玩的“贵人” 127
- 十六、金丝笼中金丝鸟 132
- 十七、“神仙眷属” 134
- 十八、最后一次“会亲” 138
- 十九、“满洲国”的末日 140

第 6 章 流浪“贵人”

- 二十、逃亡中的“退位仪式” 147
- 二十一、被抛弃在山沟里的人们 151
- 二十二、与可怜的“皇后”相认 154
- 二十三、初到临江 156
- 二十四、财物被没收了 159
- 二十五、风雪随军赴通化 161
- 二十六、受到何长工司令员的接见 164
- 二十七、违心的“离婚声明” 168
- 二十八、返朴归真成了“垃圾堆里的美人” 171
- 二十九、奔向没有宫廷的皇家 174

第 7 章 寄人篱下

- 三十、在溥修家设塾授读 179
- 三十一、破落皇族 183
- 三十二、马静兰托孤 187
- 三十三、望穿秋水盼伊人 191
- 三十四、天津解放前后 194
- 三十五、阳光透进溥修家 197
- 三十六、返回风雪家乡 199

第 8 章 五次探监

- 三十七、仍为溥仪守节 202
- 三十八、溥仪来信了 206
- 三十九、第一次探监——今非昔比 211
- 四十、第二次探监——裂痕微露 216
- 四十一、第三次探监——讨个“说法” 219
- 四十二、当上了图书管理员 223
- 四十三、第四次探监——提出离婚 228
- 四十四、第五次探监——破例同居 232
- 四十五、判决离婚 235

第 9 章 离婚以后

- 四十六、历史没有抛弃“福贵人” 239
- 四十七、建立新家庭 243
- 四十八、重逢在全国政协的招待宴会上 245
- 四十九、同游香山与“复婚”的话题 249
- 五十、“红色风暴”袭来前后 251
- 五十一、为了摘掉“皇亲”的帽子 255
- 五十二、在“反帝医院”的病房里 257
- 五十三、“皇娘”造反 260
- 五十四、从“牛鬼蛇神”到“五七战士” 263
- 五十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266
- 五十六、历史的重聚 271
- 五十七、“火龙”化恩怨 276
- 五十八、晚年生活 280
- 五十九、琴断音 284

- 附录 有关“新京”的一组照片 289
- 后记 299



第一章 出“天”入“宫”

◎『明贤贵妃』谭玉龄

一、闯关砧套的“猴帝王”

溥仪“闯关东”的本意是要拿着皇帝的身份，藉助日本的武力，以恢复大清的江山。不料，他陷进圈套，成了东洋武士手中的玩偶，成了一只被耍戏的猴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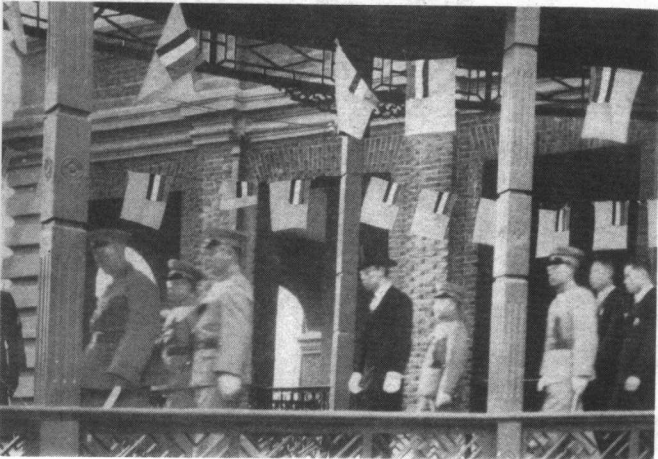
在白山黑水遍地燃烧抗日烽火年代，溥仪由伪满执政而“康德皇帝”，官当得愈来愈大，事管得愈来愈少。据溥仪自述^①，伪满初年，各部大臣或其他官员入宫“陛见”，尚无太多的限制，后来情况就变了，“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瞪着眼睛站在“皇宫”的大门口上，除了“总理大臣”和“参议府议长”每周依例入宫报告毫无实质内容的“政情”外，谁都不让进门。于是，溥仪作为皇帝的公务，只剩下例行的“正式接见”，出席“特任式”或种种“典礼”，以及在伪国务院和伪参议府通过的伪政策法令上“裁可”了。

呈送到溥仪面前的政策、法令，都是在伪满总务厅长主持的“火曜会议”^②上议决并密呈关东军司令官批准后，再经伪满国务院和参议府付诸形式上的讨论和通过才形成的，溥仪只能画“可”，而不得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溥仪渐渐



1932年3月8日下午3时，溥仪和婉容到达长春后步出车站。

1932年3月9日，身穿西装、头戴礼帽的溥仪，在文武侍从护卫下走向“执政”就任典礼会场。





身着伪满陆军大礼服的“康德皇帝”

懒得再到勤民楼去办公,整个上午都在缉熙楼睡懒觉,一觉醒来,便坐在卫生间的“恭桶”上画“可”,“差不多连内容都可以不必去看,并且也无须去看,因为看也等于白费工夫和徒劳自己的眼睛”^③,画完随手一扔,再由随侍一张一张从地上拾起。

这种“办公”方式显然是溥仪不甘心受人摆布的消极的反映,其实溥仪也曾经试探性地为掌握主权而积极地行动过。1932年8月,趁着关东军司令官换届的机会,胡嗣瑗给溥仪出主意,让他向新上任的武藤信义建议缩减总务厅长的政治权限,以使伪满各部大臣得以负责办理各自部务。溥仪照办了,当面讲过之后又把一份书面材料交给武

藤。结果,胡嗣瑗被调离溥仪身边^④,总务厅长的权限不但没有缩减,反而在1937年7月机构改革时扩大了,改总务厅长为总务长官,原系国务总理大臣直属部下,今为国务院总理大臣的唯一辅佐者,有权代行院务,实际已是监督和统辖伪满各部及各地方官厅的握有最高实权的人物。

身为“皇帝”的溥仪,不仅对此无能为力,而且还要接受作为伪满太上皇的关东军司令官赤裸裸的当好傀儡的教育。他们告诫溥仪说,“满洲国”实行“总理负责”的政治制度(实际是伪总务厅长或伪总务长官负责的制度),“皇帝”应取“高高在上,垂拱无为”的态度,不要干涉或驳改“国务院”和“参议府”业已通过的议案或法令(实际是“火曜会议”通过的议案或法令),这正是“培养君德”的地方。

溥仪在其自传中就曾举出伪满年代第三任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为例^⑤:

有一次他对我讲,愈是“身为人上”的人,便愈发应该保持有“装聋作哑”的雅量才行,能够这样,才能做到“无为而治”的地步。说到这里,他还做了实际表演:以双手做蔽目、掩耳的姿势,并说他身为“三军司令”的关东军司令官,就一贯采取这种不闻不问、听之任之的态度,所以



其部下才有放手去干和负责去干的积极的工作作风。然后他又把话归入本题,以教训的口吻强调说:“皇帝更应该采取这种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的态度,才能把国家大事搞好。”他还自作结语说:“这就是为君之德,也就是身为皇帝所必须具有的最高政治道德和品质。”

菱刈隆是日本陆军大将,于1933年8月继武藤信义之后,出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全权大使及关东厅长官。他在任期间,一方面把伪满改为帝制,让溥仪当了皇帝,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了关东军对溥仪和伪满的控制。

当年的溥仪,不仅作为皇帝没有自由,即作为个人也是没有自由的,比如例行的会见伪国务总理大臣和参议府议长,要有日籍总务长官在侧。至于会见其他伪满官吏、外国来访者以至官方或非官方的日本人,都毫无例外地有人监视。溥仪还怀疑监视者把窃听器装入为他新建的“同德殿”内而坚决不搬进去居住,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

二、魔爪伸进帝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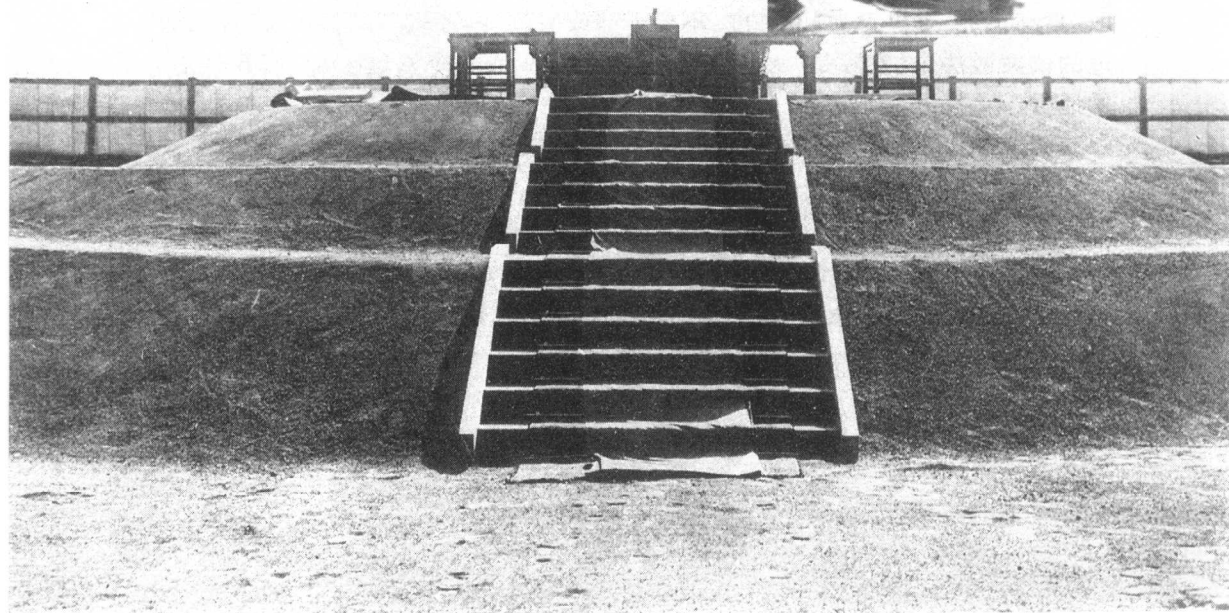
菱刈隆于1934年12月调回国内就任军事参议官,他还没有离开“新京”(长春),溥仪的“后宫”先出了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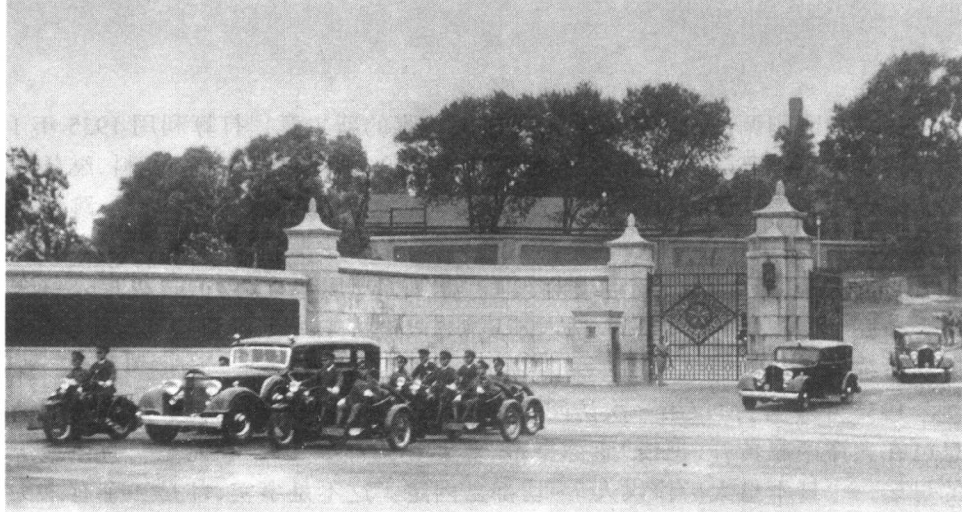
出了何事?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长时期受着冷淡的婉容”,后来“染上了吸毒(鸦

溥仪于1934年3月1日登坛祭天



郊祭典礼地——杏花村(今长春市文化广场)临时搭建的“天坛”





在“卤簿”车队的簇拥下，溥仪驶离伪满皇宫南大门——保康门。

片)的嗜好,有了我所不能容忍的行为”。早在1934年9月间,婉容的汉文师傅陈曾寿就听说溥仪已有“废后之意”。陈曾寿是1930年奉召从杭州来天津“进讲”的,1931年末护送婉容至旅顺,1932年又随往长春,“进讲不辍”。有了这层关系,才能略知一二,认为溥仪废后,系由二格格和胡嗣瑗“构陷”所致。当然,他也知道还有进一步的原因,唯“宫禁事秘,莫能详也”。为此,陈曾寿进见溥仪,力请保全婉容的“皇后”地位,“且言今尚未有皇子,选妃事,宜亟办,固不必征后同意也”。溥仪似乎被说动了,他给陈曾寿的答复,一面对婉容“深致不满,而不肯明言何事”,另一面又表示一定保全“皇后”。这当然只是表面的虚与委蛇,其时婉容既忧且惧,连旁观者也认为,溥仪“此机既动,恐终不免耳”^⑥。

陈曾寿亲身经历的这段史实表明:废“后”与选“妃”开始就是联系在一起的,溥仪早就立意要召一位新“妃”子入宫了。

当时,溥仪的一举一动无不在关东军司令官的掌握之中,“后宫”有事自然瞒不过“太上皇”的眼睛,菱刈隆没有袖手旁观,而是根据日本军国主义的利益,参与了溥仪的家事。他明确反对溥仪废“后”^⑦,担心内廷秘事外扬,将影响伪满皇帝的尊严,并波及社会安定和日本的殖民统治。再说,废旧“后”,必然带来册立新“后”或新“妃”的结果,应以怎样的新人取而代之?这里不能不包括日本人的利益。因此,即使允许废“后”,也要等到时机成熟。



昔日的恩爱夫妻,如今已是过眼云烟。图为在天津时的溥仪与婉容合影。



菱刈隆刚刚调任，溥仪就想出了甩掉婉容的新主意，打算利用1935年1月下旬赴旅顺避寒的机会，先把婉容隔离于旅顺，再宣布废“后”。不料，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同样干预溥仪家事，指使伪宫内府次长入江贯一跳出来反对，“废后”之举再度受阻^⑧。

日本人深知，“废后”固可反对，迎立新“妃”却属势在必行，趁机打入一个符合殖民统治利益的新“妃”人选岂不更妙？当然是日本女性最适合，因为这可以从血统上改造伪满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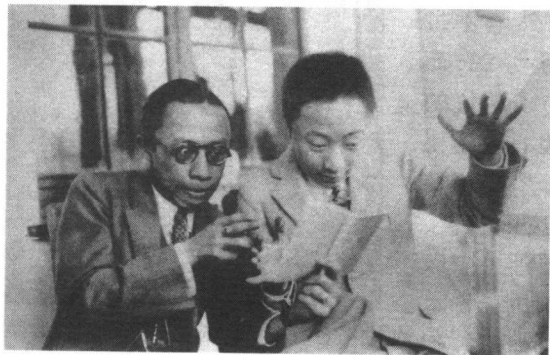
1935年4月，溥仪第一次访问日本期间，一个足以吸引路人驻足倾听的消息已在大洋两岸传开，据说“康德皇帝”要娶一位日本女人当“妃子”，且由天皇的母亲——日本皇太后作媒人，一切都已内定。这不是事实，却是一个有来头的传说，真实地反映了关东军的阴谋。

在这个问题上，溥仪的头脑是清醒的，他受够了“太上皇”的气，绝不愿意再把关东军的女奸细引到自己的床前枕边来，他暂时放弃了选立新“妃”的想法。溥仪当时认为，关东军怎么也不至于在这类事情上逼人太甚吧？然而，不久发生的另一件事，改变了溥仪的认识，这便是溥杰的婚姻问题。

1924年1月，由端康太妃（光绪帝的瑾妃）“指婚”，把侄女唐怡莹嫁给了溥杰。不料，这位唐小姐颇为风流，更倾心于交际场中手握虎符、举止潇洒的青年将帅，而对于没落王孙如溥杰者并不看在眼里，以至于两人同床形同陌路，后来干脆分居了。1929年溥杰赴日留学以后两人几乎很少来往。1931年冬，唐怡莹凭藉浙江军阀卢永祥之子卢小嘉的势力，趁着溥仪偷渡出关、载沣率子女常住天津而醇王府无人看守的机会，把王府财物大批用卡车运走，从此与溥杰和载沣一家断绝了来往。

1935年夏秋之际，年已二十八岁的溥杰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了。正是传出溥仪要选立日本女性为妃的那些人，这回又把目标落在溥杰身上，极力撮合他与日本女性联姻。这一下溥仪又急了，他敏感地认识到，这是一个关系

到自身生命安全和政治地位的大事，当即把二弟找来，告诫说：“你若和日本女子结婚，往后可就不好办了。”又说，“我可以负责从北京给你找个合适的人”。事不宜迟，溥仪马上向二妹韞和面授机宜，予以布置，力图抢先一步，能在关东军付诸行动之前给溥杰找妥满族妻子。不久，婉容娘家的一位亲属被召到长春，溥仪当面商定了



两兄弟在一起的瞬间



她女儿与溥杰的婚事。

正当溥仪又要以皇帝身份行使“指婚”的权力时，却被吉冈安直拦腰挡住，他以命令而不可更改的口气对溥杰说：“现在，关东军方面很希望你能和日本女性结婚，这是关系‘日满亲善’的重大问题，你应在这方面做一个活的模范，这也是军方的旨意！所以，你先别忙与中国女子订婚。你的婚姻由我负完全责任，你只管放心好了！”^⑨



新婚不久的溥杰与嵯峨浩

在“皇兄”和“军方”的交叉路口上，何去何从？溥杰只好跟“军方”走。吉冈安直也说话算数，果然承担起“完全责任”。他亲自前往北京，代溥杰办理了与前妻离婚的法律手续，他又在1937年初前往东京，为溥杰的联姻作准备。终于促成了以本庄繁和南次郎为媒人的溥杰和嵯峨浩的婚姻。人们把这次婚姻称为“政略婚姻”，还因为随着这次婚姻产生了一个“《帝位继承法》”，它明确规定，“御弟之子可继皇位”，借以实现改造皇帝血统的日本关东军的夙愿。

这件皇家的家务事就这样发生在溥仪的反对之下和目睹之中，它教育了溥仪，使他懂得了“小胳膊拧不过大腿”的道理，他不得不相信：二弟的婚姻模式早晚会落到他自己身上。

三、私传“秘旨”让岳母选妃

与其由铁腕的“军方”安排，不如自己做个果断的决定。正当“负有完全责任”的吉冈安直为溥杰的“联姻”而奔波之际，溥仪为自己选立新妃的工作也在暗中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消息传到北京醇王府，这选妃的使命当即被立太太领过去了。立太太者何人？乃乾隆皇帝长子——定亲王永璜的直系后裔。祖父溥煦袭定郡王，父亲毓朗袭贝勒。庚子之后毓朗曾赴日本学习警察，是清朝亲贵中出洋留学的第一人。他兴趣广泛，博学多才，难能可贵的是自然科学水平很高，物理、化学、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回国后历任民政部侍郎、步军统领，到宣统年间官至军机大臣。溥仪当“关门皇帝”的时候，毓朗先任宗人府右宗正，后迁左宗正。他病逝于1922年12月6日，溥仪赏给陀罗经被，予谥“敏达”，派贝子溥忻前往奠醊，赏银两千元治丧，其子恒醇被选为在“乾清门行走”。由此可知，立太太不但出身皇





婉容的姨妈兼继母恒馨

族，而且她的家庭在皇族中间地位甚显。

毓朗有五个女儿，立太太居次，人称二格格，闺名恒馨（恒仲馨），性格开朗，举止活泼，带一种男子英气，且能诗善画，书法亦佳，是一位才女。成年后嫁给世袭一等轻车都尉郭布罗·荣源为三继配夫人。荣源的继配夫人恒香即皇后婉容的生身之母，也是毓朗的侄女，在婉容两岁那年就病逝了。婉容遂由姨母兼继母的恒馨抚养成大。所以，这立太太原来就是溥仪的岳母大人。

由于特殊的家世和身世，立太太恒馨在北京皇族圈里特别吃得开，与醇王府载沣一家人过从更密，溥仪碰上私人方面的大事小情往往也交给她办。溥仪的亲

信随侍严桐江忆及一件事：“约在1935年，溥仪的岳母介绍北京东兴楼饭庄厨役刘德壁来长春内廷御膳房。他是山东人，很倔，呆了八九个月。有一次因一盘菜挑出毛病，溥仪罚他几元钱，他不受罚。溥仪叫我去告诉他，如做出好菜，还可以赏钱。他不听，很不满意地说：‘我就是不叫罚，不要我，我上别处吃饭去。’溥仪就把他开除了，当月还给他一半工资，这事是我经办的。”^⑩

这种事要搁在别人身上，起码狠揍一顿，因为有立太太一面关照，居然也免了。立太太介绍厨役可是有来头的，她本人对烹调很有兴趣，曾遍览京城各王府和著名餐馆的绝技，兼有广、川、京、津各地风味之长，厨艺精湛。其间入宫陪伴当皇后的女儿，时而亲手掌勺，连溥仪也啧啧赞赏。所以，她推荐的厨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溥仪太挑剔，纵然烧过九十九盘好菜，一盘略有疏漏，也一定要罚。

暗奉溥仪的“圣旨”，立太太恒馨先选了好几家满族女儿，都不合意，后来选中他他拉氏家的女孩。

四、植田谦吉批准的“贵人”

他他拉氏家的女孩，原是一位清朝大臣的孙女，到1930年代中期家道早



已衰落，连本姓他他拉氏也不敢沿用，一音之转改为汉姓“谭”字了。女孩学名谭玉龄，从小失去父母，是婶娘抚养大的。当年妙龄十七岁，是中学二年级的学生，与哥哥谭志元和婶娘住在北京地安门外李广桥西口袋胡同。

立太向溥仪介绍谭玉龄时用的那张全身“玉照”，一直到这位皇帝成为公民之后，还完整无缺地保存在一个透明的赛璐珞票夹里，并且贴身携带，由通化带到伯力，又从伯力带回抚顺，最后还带到了北京。这件事可以说明，溥仪对谭玉龄的怀念之情是极其深厚的。

今天人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照片上那位少女的模样：一位满脸稚气的初中女学生站在花园中的“月亮门”前，梳着齐脖短发，穿着 1930 年代流行的短袖旗袍，两只裸露的小臂很自然地交叉在胸前，白皙的脸上很文静的微露笑意。照片背面是溥仪亲笔写下的“我的最亲爱的玉龄”几个字，见到那工整而又秀气的字体，就不难想见那时候溥仪对他的“祥贵人”倾注了多少爱慕和柔情。

就凭这张照片，溥仪画了“可”字。消息传到北京，醇亲王载沣当即召开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公开了这条引人注目的消息。



庄士敦送给溥仪的皮夹，溥仪被俘后一直随身携带，夹内存藏一张谭玉龄的照片，背面有溥仪亲笔书写的“我的最亲爱的玉龄”几个字。

尚未册封时的谭玉龄。溥仪最早看到谭玉龄的这张照片，遂决定选她入宫。

